



特別
4262
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4
3

^21
4262
3



夜譚隨錄卷三目錄

梁生
某倅
倩霞
落滌
伊五
段公子
蕙子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59

<2002-256>

某馬甲

米菴老

韓生



夜



齊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梁生

燕臺文庫

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聘妻未婚而妻死無力復聘知交諱之號為梁無告然為人溫雅能飲善奕故為儕類所喜尤與同學汪劉二生相莫逆劉父為刺史汪家貲鉅萬皆稱豪富生以寒士周旋于其間

以達識為無品
何其小哉世俗
之見往往如此

區意責弄而眾
情亦各顛倒那
得不使得意者

夜言隱金 卷之三
人或非笑之咸以為貧伴富身無褲胡不自量乃爾
生聞之笑曰我兩肩荷一口彼雖朱頓之富其奈我
何哉人愈嗤其無品更號之為梁希謝蓋取金瓶梅
中謝希大以喻之也劉一妻五妾汪一妻四妾又各
有美婢變童每當宴會必出以侑觴爭相炫耀一日
汪以千金從江南復致一麗人苗條婉媚諸妾莫匹
以為天下尤物盡于此矣乃折簡張筵召客高會酒
再巡麗人出見屏開幔捲冉冉而至異香滿室坐客

皮然自立

說得不值一錢

皆驚一拜輒入不發一言客飲齧俱停目眩神奪汪
志得意滿浮白數觥謂諸君何福得遇仙子眾舌卷
莫答梁獨含笑未坐品酒味殺渾如未啗劉生癡坐
良久始爽然謂梁曰眾人皆醉而子獨醒非無目即
無情者生徐曰已一目了然矣雖然入我目不能動
我情也汪不悅曰然則何如梁曰較二兄素所寵眷
者誠有天淵之隔若即以此為西子為夷光尚未也
二兄偏僻必以我言為河漢請晰言之可乎僉曰可

六然美人不假
粧飾非深知其
妙必且以脂粉
為佳矣

一笑遺

梁曰夫夫也髮為粧掩足為裙遮置二者姑不具論
就其共見者指摘一二妍媸立判矣汪曰願聞梁曰
眉修矣烟煤之所畫也眼媚矣黑白不甚分也唇櫻
矣。紅。枝。之。所。點。也。肩。削。腰。細。矣。而。拔。頸。戾。肘。儼。然。用
力。抹。胸。束。肚。宛。然。有。痕。皆。戕。賊。而。為。之。也。吾。聞。古。之
美人面色如朝霞和雪光艷照人而四體五官皆有
粉飾若使亂頭粗服粉黛不施竊恐國固城堅雖笑
綻兩頰欲傾之而不可得也座上客聞此刻論正合

語雖輕薄然亦
有理蓋非身當
其境不足以知
其趣紙上談兵
腐儒之見耳

忌心咸哄堂而和之以笑汪面頰猝難應答劉獨以
為不然曰梁兄眼大如豆乃亦搖唇鼓舌吹毛求疵
那足為月旦評請問西子夷光是何形像光艷照人
莫照壞人眼睛否溫柔鄉中事必得身處富貴之寶
境者方能確識珠圍翠繞之趣若窮措大看得幾行
書輒謂書中有女據為己有及見真美在前一時把
捉不定明知此生斷無此樂轉不得不目空一世謬
論解嘲獨不自念一糟糠婦尚不能消受至今游泳

劉言太冷故注
火頓消

夜言院銀
似鰥更求一赤脚婢亦不可得只苦煞貴手不知一
夜幾番作肉虎子也諸客聞言語儂薄不復大笑唯
汪生大噓忿恚都消生知空言無補不終席而去從
此與汪劉不甚親密交情漸替同學傳其事共聯句
以戲之曰年少生成老面皮那知謝大甚難希而今
一發窮無告不久西山唱採薇梁得詩懊惱殊甚冥
想彼以富貴驕人喜諛惡直我何獨不能以貧賤驕
人黽勉爭氣一覓一妾聊以自娛乎第苦囊中羞澁

俠烈男子不可
得見何況婦人

此物較麗何
如

那得如此雅細

妄心徒熾世間又無紅拂紅綃之俠烈者雖有佳人
烏能自至不勝鬱悶入市閒遊偶見老人攤賣廢書
于通衢梁檢視忽得一帙紙色甚舊而裝飾極雅展
卷披閱蓋手錄陶詩全集小楷嫵媚不識為何人寫
覓欵于卷尾始知為趙文敏真蹟私心狂喜如掘藏
金問索錢幾何老人曰非百文斷不售矣生恐其停
留長智即解衣典而償之懷歸待價適郡中有巨紳
素癖書畫購求頗亟梁覓人轉示之紳一見如獲拱

意太奢眼太高
非天香國色焉
能入選

梁心中只懸一
王侯耶

寒食走馬博覽
笑于入故山口

壁往返議價卒得千金。梁秘而不宣。陰囑媒妁旁求。佳麗凡相數十人。無當意者。既而有曲背媪攜一女。子至年約十六七。鬢髮皓齒。膩理靡顏。天然艷麗。洵平生所未覩。神為之奪。廷之坐。問此即媪所出耶。曰然。曰有女如此。何憂不匹王侯。媪曰。侯門似海。一人豈可復見乎。猥以貧老不得已。俾歸讀書。子但取衣食充口。體不至凍餓以死。又可以作親戚往返。是為至願。不忍作非望也。梁曰。若然。足見高明。但寒士聘

便先道破

女像後三日餉食謂之
餽女

此方是美人本
色較粉飾者不
啻天壤

儀謏陋。勉奉百金為壽。肯見許否。媪咄曰。是書癡語。以君長厚。故爾相托。此非老身錢樹子。詎忍居為奇貨。休休。但提起一文錢。便携之他適矣。梁不復強。僅具酒相款。媪取醉飽。囑女善侍夫子。無念老身遲日當來。餽也。出門徑去。女亦晏然。不甚懷想。梁出貲為具衣飾。靡不華好。女國色天成。不假纖毫粉飾。淡粧濃抹。罔不相宜。真天人也。梁不破一文。驀然得此。實夢想所不到。綢繆繾綣。異乎尋常。居無何。同學悉

又... 梁生

知相傳以為奇事。汪生往見劉生曰：兄聞之乎？輕薄梁無告亦納姬矣。劉笑曰：汴城之大如海，豈乏見棄之女？然為齊人之妾者，縱有一二分姿色，業操作其家者，月餘朝糝糠，晚羹粥，不卜已是鵠面烏形，見之必嘔。汪曰：予意亦然，但曩昔曾受其侮，至今不甘，今盡借辭往賀，薄而觀之，覲面揶揄，以杜其口，亦大快事。劉笑諾，遂各具分金五星，標曰賀儀，華服高車，以往。梁聞報，笑謂女曰：今此二人，或敢侮予，為述前事。女微笑。

以富貴二生
狗味

凡人有勝人處
必作勢而後出
之以示其得意

曰：郎無慮，任其所為，兒當為郎小崇之，以洩積忿。梁囑設饌，二生至，各敘契濶，並申賀悃。梁搗謙不已，酒數巡，二生請見如夫人。梁辭以粗使小婢，不過用執庖廚，以分己力，何敢污貴客之目。二生固請，梁始諾而呼女甫出戶，二生即迷惑失志，嗒然若喪。女歛步而前，歛衽而拜，二生不自覺其腰之折也。梁曰：二公皆通家昆弟，無事迴避，今降尊至此，當奉一觴。女唯唯，捧爵以進，手指纖纖如削玉，二生顛倒如提傀儡。

二生出醜極矣

仍以從前之梁
生待之則大謬
矣

可見妾人不可
平日失身分

貪杯忘死寫

夜讀隱金 卷之三
何眼界不廣至此
梁大笑盡醉而散。二生歸途相議不信人間有此仙人。從此粉黛無顏色矣。焉得一親玉體。死亦不憾。劉忽曰。是不難。豈不知梁無告以酒為命者乎。後日是其初度。何難設一席。就其家為壽。暗置烏頭酒中。聽其鼾睡。彼時為所欲為。將奈我何。無告相狎有年。諒無他說。即使與訟。各拚數百金。何事不了。汪大喜。至日。果擔殺携酒而往。女謂梁曰。今日二子來意不善。郎但坐視。兒自有術播弄之。梁固酒徒。見杯忘死。又

二生所不重佳
麗依依殊可憐
惜

素信女之慧點。知無足慮。日未晡。曹騰大醉。儼若僵屍。仰卧牀上。二生乃闔扉秉燭。這女女嫣然曰。二君富貴而韶艾。心非木石。能不兩袒。弟此非行樂地也。舍後有小樓。幽僻精潔。盍往彼一敘談乎。二生聞之。喜躍欲狂。左右各一掖之而往。繞出屋後。果有一樓。且甚高聳。汪曰。過汝家屢矣。那得有此。女曰。新建未匝月也。接踵而登樓。分內外兩楹。外間三面有窻。可以眺遠。已預設一席。酒殺俱備。銀燭雙輝。劉拍女肩

漸入夢境

梁生此時驚覺
否

曰卿真可人也。女但微笑不言。時際盛夏，二生解衣脫帽，挂柱上。然後縱飲。女忽曰：「幾忘之。」見有些少下酒物，會須取來佐酒。乃入內間，久之不出。劉起覘之，汪亦踵入往來，揆索毫無踪跡。汪至閣子前，聞閣內簌簌作聲，迫視之，見女倉皇起伏。汪驚喜曰：「何事？」此急挨身入閣，女奪門而走。汪追之下樓，女匿身花下。汪直前擁抱，女極力抵拒。汪持之愈堅，方捨攘間，忽數人擊拆而至，聞有人聲，並力擒捉，批頰罵賊。汪

梁生此時酒醒
否

更之人言謂
之賊若汪劉名
非賊而可

二生酒狂梁生
醉死矣

釋女分辯曰：「我秀才也，奈何以賊見目，且肆撻辱。眾就月光審視，亦驚曰：「確是汪三翁何為在此。」祈恕罪。汪不能答，眾視地上人，則劉公子也。羣扶起，謝孟浪之罪。蓋邏卒夜巡，誤以為賊耳。二生夙以豪富知名，故汴人強半識之。劉讓汪曰：「兄酒狂太甚，寤我出何心。汪此時方知是劉，不勝駭愕。邏卒曰：「夜深矣，不便歸府，請留二人相伴，坐以待旦可乎？」二生許之，坐稍定，彼此相看，止各著一汗衫，殊不雅觀。因思衣服尚

夜譚隨錄 卷之三
在樓柱。浼二卒代索之。卒曰：此處荒僻，何得有樓？二生四顧，並不見樓。唯斷垣內大樹一株，高數十尺而已。愈駭，懷惑不釋。問卒：梁相公宅在何處？卒曰：素不相識其人焉。知其家，且此為孫布政家廢園，人跡罕到。雖有人家，亦甚隔絕。寥落只火藥局相近耳。抑素不聞乎孫家園孤鬼繁，則人家誰肯近此？二生大驚，不敢少動。俄而向曙，斜月在西，忽見地上樹影中一塊獨濃，因風搖擺，不似粗枝密葉，亦不似栖鳥鵲巢。

莫測何物，仰視樹上，隱隱似人，咸驚異，起身奔走，同止一丈地外，遠望相猜，終不可決。天大明，其人附枝不動，眾洊集審諦之，非人也。正二生之衣帽懸挂其上，始各大笑，一人緣而取之，俾二生認著，遂各散歸。一時傳說，以為口實。二生不甘其侮，以梁生假幻術戲人，乃鳩集惡僕，重至其家，欲大興問罪之舉。比至則門庭闐寂，空無一人，已不知遁逃何藪矣。數年後，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于磁州道士遇梁生，輕裘肥

素計不行繼之
以剛富豪倚勢
行徑往往如此

口角小怨猶念
之不忘反而羞
之梁亦淺哉

馬侍從甚都。相見各述間濶。邀還其家。由僻徑行約數里。于山下密林中。入一巨宅。富貴如神仙友間。兄何時發跡至此。梁笑曰。兄當日附和汪劉。以貧友為談資。今視梁某。仍是希謝面孔否。友大慚。翊日登堂拜嫂。誠不世殊也。友退謂梁曰。嫂夫人容華若此。無怪汪劉欺心作禽獸行矣。然嫂夫人果何妙術。能惡劇之。梁曰。士無行。不當如是耶。居三日。在行馱辭。行。梁以百金為贖。並送之以詩。中有阿紫相依千歲。

必欲尋三生
思甚

期之句。始知梁為狐媚矣。他日歸。告汪劉。汪劉復生。欣慕。于是脂車秣馬。強其友同往。跡之。至則青山如故。綠水依然。而第宅與人化為烏有。相與惆悵而返。茂先曰。此狐犬為貧友見侮于富豪者。吐氣。蘭岩曰。人貴存本來面目耳。豈獨巾幗然哉。

某倅

某倅之任羊城。路出黃州。遇風暮泊。道士泐之僻港。焉。苦舟中掀播。登岸閒步。時際三秋。黃花引眸。不覺

幽境

高遇

坐中有女子且
三焉更奇
又有書生奇

行遠過一林于數矢外見燈光熒熒即之則茅屋數椽繞以芭籬籬內有老樹一株下有六人席地飲見客驚起遜坐意殊欵洽俸固好此盃中物者就座不辭座中一老翁一少年而廣穎又有三女子一衣藕色一衣綠一衣淺紅年皆及笄又一書生年可五十餘甚嫺雅云是土著主人也問客何來俸以之官告並述邦族咸致敬曰貴人也小酌殊褻俸曰萍踪乍合實關風分王前于士不以爲降况區區一俸哉翌

言不可解

歡喜而有慘色
奇甚

死喜也悲忽非
又喜

日亦當奉屈舟中草酌表意耳書生曰誠如所教諸君勿爲形迹拘矣且諸君事非貴人不足與謀也衆初有慘色既聞是言莫不色喜乃相與歡飲俸亦各詢里居姓氏書生代白謂老人余姓少年駱姓三女子方姓爲堂姊妹皆廣州人自身姓莊爲庠生俸各以諛詞酬之縱飲之頃老翁忽愀然曰老朽幼在學堂時最喜讀旅文人皆以所好不祥今孤行數千里外漂泊無依彼吏目尙有一子一僕相追隨較老

書生頗異非俗
儒比

歌詩凄楚不堪
平聽

夜話
卷之三
朽真天淵矣。少年及三女子聞之。皆歔歔流涕。書生
各拋一觥曰。佳客在前。不理觴政。但响响嘔嘔。徒亂
人意。獨不慮寡佳客歡耶。况已言事有可謀。何復作
楚囚對泣。五人頗媿赧。唯唯受罰。三女子次第奉俸
酒。請歌以侑之。俸將避席。書生捺之坐。且曰。伊行悉
出至誠。貴人奈何辜負。俸不得已。為之引滿。書生拊
掌當拍。少年嘖曰。作簫笛聲。清越遍宵。紅衣女再款
而歌曰。夜深風露涼。蟋蟀吟秋草。空江孤月明。魂迷

妙在代為之而
歌詩更悲

書生但言可謀
而老翁輒云可
了的是老江湖

故園道音輕。鏡悽惻。聽者靡不酸鼻。書生鬚蹙曰。一
人向隅。滿座不樂。况滿座向隅。將何以愉快。一人耶。
幸玉姑莫更發此聲。致主客索寞。少年曰。玉姑愁緒
紛如那。復有歡聲向客。余不揣試為代之。乃飛一觴。
歌以送之。曰。滾滾江上濤。溶溶沙際月。渺渺鴈驚秋。
迢迢鄉夢絕。其聲烈烈如梟鳴。一座都笑。俸獨賞其
音節。老翁曰。無以嘻戲。轉妨正事。適莊先生言。唯貴
人。可以了大家事。何隱忍不急商確。書生笑曰。終是

語

令人不解所以然

夜讀錄 卷之三
 老人雖日暮途窮猶刻刻不忘切已事然誠為要務請為貴人陳訴敢與鼎力以副賒望莫推諉否倅已半酣攘臂曰人固有具熱腸俠骨如某者乎天涯邂逅良朋盍簪氣味已投金蘭分定又何事囁嚅其辭令人鬱悶耶眾聳之皆喜即席展拜書生再拜曰一言慨諾眾所感與所求事此際未可盡言貴人且誌之請于明日循江岸向西行里餘有老人矮而髯操漁舟為業者就而告以今日之事並無等之情狀則

大為非禮令人可笑

老翁少年只圖

彼自有說必能使貴人豁然不疑也倅曰謹奉教于
 是四座歡甚無復愁苦故態已而斗移漢轉約畧四
 更老翁曰貴人去舟已遠紀綱復不來接引應下榻
 此間矣少年曰此自無庸議但莊先生所居不廣大
 家留此未免抵頂交蹠非所以待貴人吾二人且去
 休玉姑姊妹不妨留此侍貴人枕席預報撫存之德
 三女聞之俛首赧然倅辭謝曰某雖失學嘗聞三女
 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老翁曰不然貴人熱

更單卷系

卷之三

三

目已事諸不顧
三女其潔治不
歸也固宜

必欲書生有言
想歡飲時已知
書生為座中翹
楚耳
書生獨見其大
究竟讀書人出
言異于庸俗

半能拜善言亦
屬難得

不
言
限
金
卷之三
十二
腸為天人所欽。囑何言不德。彼玉姑姊妹。雖云賤品。豈無環草私願。聊醉涓埃于一夕乎。矯情震物。貴人曷敢焉。倅陽為拘阻。而陰實愉悅。乃以目視書生。書生曰。未知雅抱何如耳。倅曰。某生平未嘗拂人之情。榮不我棄。反敢棄榮乎。眾皆怨思之。書生獨正色曰。玉姑姊妹。猥以淪落。辱困至極。得貴人發惻隱心。調飢甫慰。雖欲不聽眾人之所迫。及貴人之所為。不特不能。亦且不敢。正以哺之以藟。自縛無力。解脫緘口。

制心詎無隱憾。所賴仁人君子。奮拯溺扶危之志。退俛紅倚翠之心。是所望也。苟聞孟浪之談。輒行苟且之事。背明德而逞私欲。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豈願生翹首跂足之所望于貴人者哉。理痼于中。言激于外。幸宥其冒昧。取其慙愚。倅慚汗無地。下席揖謝曰。余翁所言。誠惜耄之亂命。駱君之意。尤翹藥之狂情。小子素愚。能不為其簧鼓。得先生訶而止之。不致禽處。古人所以尚諍友也。敢不拜藥石之賜。書生答拜。

良友不可多得

三女子

始哉

寒士家風

請善人行首

異

寫出漢涼景色

夜○語○隱○金○
 而○讚○美○之○曰○貴○人○見○善○即○遷○聞○過○輒○改○多○福○未○可○量○
 也○余○駱○二○君○歸○心○太○摯○遂○行○不○怨○聞○貴○人○悔○過○亦○當○
 改○之○二○人○踟○躑○不○安○頓○首○引○咎○三○女○子○忻○然○色○喜○再○
 三○叩○謝○相○繼○辭○去○書○生○導○俸○入○室○室○甚○卑○隘○蕭○然○環○
 堵○唯○正○中○設○一○竹○榻○壁○挂○一○篝○燈○餘○無○所○有○書○生○安○
 置○已○反○曳○雙○扉○鄭○重○而○去○俸○亦○就○枕○就○覺○則○獨○卧○一○
 古○塚○旁○古○樹○之○下○但○見○紫○英○黃○萼○秋○草○縱○橫○重○露○砭○
 肌○江○天○向○曉○不○勝○貽○睨○亟○起○著○衣○僮○僕○已○踪○跡○而○至○

悉○哆○口○空○息○繞○俸○大○譁○曰○何○苦○露○宿○于○此○僕○輩○奔○走○
 一○夜○到○處○尋○覓○幾○曾○停○履○俸○曰○唉○即○予○亦○豈○得○已○而○
 不○已○哉○事○極○纏○聒○正○須○與○汝○輩○證○明○乃○率○眾○循○江○西○
 行○約○里○許○果○見○一○矮○老○人○白○髮○繞○頰○如○羶○方○解○纜○于○
 蘆○汀○勢○將○他○徒○俸○呼○而○止○之○密○告○所○遇○老○人○瞠○目○良○
 久○始○悒○然○曰○君○洵○從○莊○秀○才○墓○道○中○來○矣○行○年○七○十○
 不○謂○今○日○乃○見○異○事○俸○問○莊○秀○才○何○如○人○也○老○人○嘆○
 曰○此○亦○奇○緣○非○偶○然○也○可○不○明○告○乎○因○遂○此○間○道○士○

夜言... 三
狀之下流分港也。向西北茂林中依山結廬以居者。
有莊叟焉。年望七矣。予爲隣比。交亦最深。叟本楠無。
他長唯事念佛。其子爲秀才。五十而死。死且二載矣。
適聞君所飲宿處。卽其殯宮也。秀才生時質直好義。
每值風雨大作。必親至江干。以拯溺爲務。廿餘年來。
不下數十百人。卽有死者。亦必歛以棺衾。付其同行。
者載之去。唯有一老翁一少年。並三女子。名姓里居。
俱無可攷。故至今猶厝秀才墓側。自客歲秋間。叟每

俠烈語

囑予命留心于廣南仕宦者。今據君夜來所遇。皆云。
家廣州。且正符五人形狀。又有姓可訪。意叟必有所。
見聞矣。君如有意。何不同往一叩莊叟乎。俸曰。能爲。
導否。老人曰。義之所在。豈肯讓君獨勞。乃捨棹扶漿。
蹣跚導俸以行。去門尙遠。已見叟策藜杖。捻念珠。立。
樹下。持經咒矣。相見各有所述。叟乃嘆曰。老矣。一心。
淨土。無暇旁求。不意疇昔夢見亡兒。謂所厝五棺。二。
男三女。皆珠江人也。苟有仕宦其地者。携回葬之。雖

無親故亦正首邱不強于念佛萬聲耶老夫誌之二
年於茲矣昨宵復見夢云今日心願可了故立埃于
此詎意若是之驗曾以托老友而老友能盡心力又
強似我念佛功德矣尊官誠能爲是義舉不妨火化
之携幣南行但拊擋一月俸錢買半畝地瘞之亦仁
人之事也不又強似老友之徒盡心力乎倅感其言
亟往取五棺聚薪化之分貯饘中載之以去
闕齋曰若莊秀才可謂銳于行仁者矣生時未了事

老妻亦能事

死必了之若倅者可謂勇子行義者矣不能利而行
必勉強而行之然非莊不能成倅之義亦非倅不能
成莊之仁茲二人者所謂相需濟美者也而莊尙矣
至于莊叟之好善漁叟之酬知士夫所未逮者彼則
行所無事焉豈唯齒之當尊亦且德之罕四世儒眼
大如豆又烏知村翁野老固多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可不勉哉

蘭岩曰莊生生前好義拯歛多人死後復能規

友以義囑父留心于無主之魂致能各歸鄉土
誠義人義舉也五十而亡終于諸生天何報施
之薄哉

倩霞

汀鎮右營遊擊李錦爲子言耿精忠封閩時驕奢淫
暴靡所不爲把總呂正陽之外祖林聯芳叅戎有族
弟林青者年二十爲耿府護衛獨承眷愛不啻子姪
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雖耿之愛妃寵姬皆得見之

語極露憐愛之
意且合于衆女
中自擇林何福
得此哉

合府呼爲小林值七夕耿與諸妃夜晏見林侍側戲
問曰汝娶室乎對曰尙未耿笑曰吾貴爲藩王日與
諸姬極牀第之樂視雙星之一年一會代爲寡歡今
汝韶年稚齒正當行樂及時乃游泳似鰥其何能耐
吾侍女如雲容汝自擇一人以爲佳偶林跪曰承恩
命但得倩霞爲妻平生願足矣耿笑顧諸姬曰誰謂
小蠻子選色不精哉倩霞方齟齬卽從吾于瀋陽學
作內家粧迄今又十年年十九矣吾非不欲納之特

耿頗諳理

耿亦有趣

此時林心中大為着急

以吾子欲之故也。今吾子歿矣。諸子過雅。吾又將老。誠不可老。夫女妻。蹈枯楊之咎。若以歸此子。洵屬佳耦。雖然。談何易也。吾思得一法。翊日當令寶窻自選。觀其福之厚薄耳。遂盡懽而罷。次日。耿命以紅錦為步障。長數尋。周布于廣廳。每相去尺餘。穿一穴如碗大。共選艷女三十人。各出一掌于穴外。爾全身悉隱障中。使內監導林入。囑曰。此三十人中。有倩霞在。汝自識之。擇定。即書名于其掌。吾將親驗焉。林受命往。

為林晴過然
此被北皆妙澄
佳偶何為故作
如許難事致彼
為急故特以取
取為取樂耳

復審視。莫不纖纖如玉。實難分辨。方知踟躕間。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指有爪長二寸許。蓋執以為証。于是還閱至十六掌。果符所見。亟取筆書名。回白于耿。耿驗之。果倩霞也。愕然曰。豈有是哉。呼倩霞出其手。反復視之。見指爪。乃大笑曰。弊竇在此矣。汝姑退。明日更有良法。必使盡善無弊。而後可。林快快而出。歸寓禱諸大士。是夜夢一女奴持白絹一片。贈林。上有花紋。作川字形。林拜受而寤。不解何意。輾轉不能復寐。披

衣待曉晨起方盥漱。即有傳王命召林者。急衣冠趨府。耿已坐齋中。論曰。步障復設。汝可復去。撞天婚矣。一豎導而入。及廳內。錦帳布置如故。但每一穴出一白足。林駭然欲避。豎挽之曰。王以手有弊。故示以脚耳。依舊五指一掌。特無二寸爪甲。汝其細認之。林不得已。仍依次閣視。但見蹀躞春妍。趾拇玉潤者不一而足。卒見一足。潔白細膩。異于他足。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蹀間。宛然夢中所見于繒上者。恍然悟。即書名

始亦情之所鍾
天亦曲成之者
哉

志之所存如願
而情之所鍾
亦固宜也
不宜乃情之所
見其大明哲保
身名爲其主不
可謂情之所鍾

焉。白耿驗之。情震也。大驚。歎曰。誠天緣也。遂以倩霞妻之。更賜千金。爲粧奩之費。林青得倩霞。出于意表。深感耿恩德。欲圖厚報。每形諸顏色。微諸語言。倩霞私說之曰。王之有恩于君。固矣。然王之行事。類此者甚多。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且君以弱冠補黑衣。一年之間。得至護衛。誠以王爲冰山之靠也。而王淫虐已極。及身必致奇禍。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去此他適。庶幾爲全身遠害之道。林曰。一官榮。絆去將安

日中沙中金
則真不凡

之倩霞曰君意未決耳意果決莫慮無栖止處兒有
媵在京師盍往投之林亦知耿將為逆無計退舉聞
倩霞言殊喜急打疊細粟市兩駿馬與霞乘夜北遁
依托姨家入籍宛平出賣販茶遂為富室霞固開元
人耿為總兵時嘗統兵過寧遠路見霞牧豕于可畔
一老嫗坐戶下緝苧蘇霞時纔九歲雖亂頭粗服脂
粉不施而眉目如畫耿問老嫗云是孫女耿出白金
十兩欲取之嫗不從耿大怒掠之以歸及長修短得

是嫗不可有如是

衷纖穠合度玉朋花貌艷麗殊常耿屢欲納之而袁
姬不容故遲至十九令人不意忽歸林青霞在耿府十年府中
事無鉅細悉能言之其姨及諸女眷逐日於繡窻茶
榻間聽其追述以廣新聞略記數則比諸媚猪全風
之條為逆籓穢史倩霞言耿內寵甚多自妻以下曳
羅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唯袁姬齒穉色妖寵冠諸
妾而淫妬性成耿愛而憚之袁冶容誨淫閩中夏熟
袁晚浴後着蟬紗霧縠肌體依約可見耿少子別姬

魏亂出青連解
之亞遂可見

以此為得
不取

所出最佻達為見慣之司空遂蒸焉每交接不避婢
媵醜聲外揚不知者唯耿與其妻耳簷下有盧大眼
者質直而能事耿倚之為左右手一日侍耿閒話適
少子趨過于前衣服華異腰間雜佩甚多耿顧而樂
之謂盧曰誠翩翩一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為萬化
主人此間風俗不美當防閑其出勿近變童盧曰佩
玉藥兮王無所繫之耿曰何謂也盧對曰昔者臣獵
于野鞫鷹嗾犬不遺狡兔而一矢外地有介麋而不

外不須防內却宜謹
呆極

導設如來
聽向

之顧也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亦以神之有注
有不注耳王見世子之服飾而不歎其妖是猶臣之
見鬼而不見麋也所失不亦多乎夫冠者所以壯其
首服者所以章其身故冠為以觸邪也冠蟬以潔操
也衣豹示服猛也襲貂昭美德也志道則佩環也修
德則佩琕也瑛以決疑觿以解紛也所以見其佩而
知其能也今世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容儀是
為階厲臣恐穢得之彰在蕭牆之內不在寢門之外

哀怨極亂已極
殆若虐之報歎
幾猶為厲齒
其人特亂歎者

也。耿大怒，選事杖殺之。藩府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耿少子與結斷裏之契，耿入覲，輒夜出宿其家。袁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儂薄子，敢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女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王子大驚，肘行以逆之，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袁叱令舉首燭之美甚，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即脫陰而死。死後，府中有鬼怪為厲，往往形現。

正恐卿能噬人

玉篋乃不如玉

儼然一白猴，耿聞之，泣曰：「吾固知其為巴山老猿所化也。以珍兒殉之，怪乃絕。」又耿每盛怒時，往往剝人皮，歲以十數。侍女玉笙者，誤碎玉翠，耿怒，命剝其皮，甫縞之，已驚仆而死。昇出瘞郊外，中路復甦，昇者匿為義女，嫁于庠生李某。李及第，授山東一縣令，玉笙台為孺人矣。又王子喜為夜遊，時有劉叅將者，新任城守，營立法嚴肅，伐磬擊柝，終宵戒嚴。適夜巡，王子微服過所，歡為劉所執，問何事。夜行，叱令通名。王子

淫人宜愛此等

所為愈更甚焉
可惡

不以實告劉怒即街頭褫衣笞二十血肉狼籍卧月
餘始寤此事無知者唯我等侍婢知之最審耳耿平
居喜食雞翠每下箸非數百不厭袁姬尤嗜榛栗及
然白耿為百方致之扈人膺之失飪往往獲死侍女
靈芝忽被狐崇喜近男子耿怒亟選簪下少年二十
人命次第裸逐以淫之關人已徧而靈芝不憊耿笑
曰邱壑可盈是不可厭也旋釋之又自言在府時獨
耿妻鍾愛至共寢卧耿妻好佛罕與耿相見故得始

終自保不然亦難免與服役諸婢同罹禍患汚辱矣
第于眾目之前白足聽選終覺抱慙于一生耳女伴
聞之遂相傳說耿死林攜倩霞仍歸福清子孫繁盛
至今守富不絕

蘭岩曰熱鬧場中抽身遠避士君子之所難也
倩霞以一女子見逆籓兒暴遂知禍不旋踵勸
林勇退何其識之精行之決哉呼巾幗也勝文
丈夫矣

從流下而忘反
何異凶人為惡

落際

海水至澎湖勢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際落際者水趨下而不回也洋船至澎湖以下遇颶風作漂流際中回者百一蓋海水之中又有急流以海水為崖岸焉斯亦奇矣予在鄞江時聞閩人過臺船漂入落際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舟中數十人咸以為斷無生理但相顧滂沱任其漂泊顛沛久之忽聞大震一聲人人顛倒船遂不動眾莫測其故徐出視

登岸

凡事未有一去而無止時者設無此島不知去幾時

鬼可相處尤為怪乎事

之方知抵一荒島船為際水所摧直上沙岸故閣不行眾告語懽呼共相發幸岸上砂石悉赤金怪鳥頗夥不一其形見人亦不驚飛飢則捕食之有如鷺者味獨美夜間繞船盡鬼啾啾不絕至曉乃及夜則復然居半年漸與鬼習可通言語鬼因言此間去中國數千里矣往日陷于落際流屍至此去家寫遠通夢無由然久棲如此頗諳海洋潮汐之理大概閱三十年落際一年滿今屈指計之一兩月後當平滿矣君

鬼乃至至靈至靈
精氣耗散便化
為鳥美而可食
深堪怪異然無
怪也人而良心
喪盡道理無聞
者雖化為鳥猶
恐肉良而不可
食耳

等亟修補船隻可望生還也。眾感謝或問所食似鷺
之鳥何鳥也。鬼曰此非鳥亦鬼也。歷年既久精氣耗
散故幻此形耳。眾為之歎息。因各運斤操斧連夜修
輯廢舟。工甫竣。漆果平滿。與海水無所分別。眾歡
聲雷動。推船下水。治帆將發。鬼羣哭而送之。競取岸
上金沙相贈。且囑曰歸去無相忘。幸致聲鄉里。好作
佛事。為我等薦拔。眾爭許之。揚帆破浪行。一日夜達
閩之金門。眾感鬼之情。傷其墮落。共出貲建水陸。並

訪其家。賑恤之。分其所贈餘金。猶各擁鉅萬。多為富
商。

蘭岩曰。赤金人所爭愛。至戚良朋。為此結怨。構
訟者多矣。乃有地焉。金雜砂礫。任在所取。斯誠
樂國。未有肯捨而之他者。乃羣鬼痛哭求援。直
有不可一朝居之勢。鬼何不戀此多金哉。亦以
死可悲耳。世之擁多金而心死者。恬不為怪。然
亦無甚趣味矣。不思避而戀之。佛氏有霸恐不

能為此種人薦拔也。

伊五

羅短也
實而爭輕生
亦可哀矣

兵丁伊五者身羅短而貌么磨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盜林中為一老人所見問何所苦而輕生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喞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况人耶觀子神氣定足城府不密載道之器也予有書一冊授子習而精之足夠一生喫着言次出諸袖中盡符錄耳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閱即反之曰此猶石田無

非至困苦之極
無此奇遇

凡人爭于求死
則必不知所忌
憚矣何所不可
一語大為誤人

學亦甚易

所用之老人曰何也伊曰予僦屋以居卑庖近市此符縱驗亦何從而習之乎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矣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循一僻徑迤左行有止水一湫蒹葭藜翠廣袤數里深遂處得一矮屋雖茅茨下翦頗虛敞精潔遂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饜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欣然而返平日面朋酒友小人每每怪其如此小康羣思咀嚼之往往諷以庾辭伊慨然敬諾

奇怪怪合則
度不出伊亦未

乃相與赴富春樓同席七八人恣情飲啖計所費八
千四百文衆坐視其何以償驀一黑面漢奇極至席前拱
立曰主人知伊五爺在此欵客敬奉酒資祈檢致隨
解腰纏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衆大駭伊
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大白馬
急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街大叱曰可即與我其
人下馬求免形色惶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
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快

免自炫其術

兒之死亦有數
在伊安能阻之
其宜中無定法
耶

伊大有功於赤
此見未合社官

快仍馳去衆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
小皮囊淡藕色形如半張猪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
搐氣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馳馬者係過往游
神往往偷攫人家小兒倘不遇我又死一小兒矣會
須與諸君往活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從行俄入一
僻巷向西一人家寂闐閉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
門隙張之出濃烟一縷蛇游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
孩子甦矣旋止哭歡聲徹戶外伊急揮衆而返人由

夜譚遺錄

卷之三 伊五

三

器物非有所憑
何能爲妖

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爲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流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提熨斗。白衛伊周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當爲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啟囊取一小銅劍。其鋒叟叟吐光如彗。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尋聞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騰擲聲。女之詬詈聲。喧闐靡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叩頭有聲。切

此物何得爲妖
大爲怪事

切哀懇。語悲苦。啜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嫗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此卽爲祟者。今見擒矣。視之。則一藤夾脈也。聚薪焚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盡。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資極厚。伊以其費購室。娶婦儼然素封矣。蘭岩曰。求死倖免。反得異術。伊誠有夙契耳。不然。彼老人日遊天壤。一遇困窮。輒爲援引。吾恐

老人不能周徧也。

段公子

平陽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儉，多窰居，富室尤盛。新安趙給諫吉士竹枝詞云：三月山田長麥苗，邨庄生計日蕭條。羨他豪富城中客，住得甄窰勝土窰。蓋紀實也。鎮署三堂後有窰五，圍窰上覆樓五楹，繞以女牆。舊為狐所憑據。乾隆初，總戎段公出巡所汛，未歸，公子方弱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廳之西軒。二更後

月明如晝，砌蟲唧唧，夜氣清涼。聞院內履聲藉藉，公子白身起，穴意外窺，隱見一少男一幼女對坐花臺畔，丰姿都美，同看明月。少間女子曰：詎意今宵月色清皎，乃爾三哥尚憶去歲中元在姑射山石室中與無一師飲般若湯，食穿籬菜，唱和柳梢青，言笑晏娶時乎？男子曰：瞬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時我甚不歡暢，頗厭髡奴醉後斥鷃笑鵬，而妹亦飲酒過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為妹悲岐路之意。昨過李氏新阡，

何等悲涼

女但記此

夜讀陳金... 卷之三... 墓已宿草我尚涕泗而妹竟處之淡然漠焉今夕又將別有所圖是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究不足為宗族效法女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人生世間如輕塵栖弱草耳妹雖形穢寧不自愛肯因李生之亡遽甘心焚獨乎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無信石之儲金無水焉得生魚並無離何處生塵李生方卧牛衣中呼癸呼庚襤褸不讓行乞妹即為新廬舍給饗殮製衣履二年之內百廢俱興人謂

似此行徑猶見
與李異類况同
羣乎

此則李生未必
任咎女子當自
維

葛蘿不能獨生必托喬木李則喬木而附葛蘿矣設當時妹即兩袒亦何負於李生况今塚骨已枯乎再李生才如韞線百不逮人面友面朋萋菲時作輕雞愛雉每每唐突西施始猶娟秀半年後貌漸寢將就木面目愈支離妹不自解曩日何故煞有癡情伊思啜魚婢湯猶汲汲為之烹飪三哥豈不知之男子曰我亦聊言之耳烏能使妹必聽但慮夙冤累積獲罪于天城門失火殃及魚池也兄妹肺附豈忍膜置不

夜讀陳金... 卷之三... 公子

藥不納卒致
敗立豈獨此孤
也哉

一規誠乎。勸妹亟歸。勿復干犯惡客。縱使見愛。亦不
足為宗族光也。女子不悅。曰。見愛雖不足光。五宗見
惡。諒不致夷三族。三哥幸勿預妹事。即有禍。必不相
嫁也。男亦艷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門。復回首向女曰。
望珍重。顛躓勿悔。女他顧不答。男子去。女自哂。還自
誦曰。何事作如許態。豈遺却兔園冊子耶。自且有欲
炙之色。乃欲人見。熊蹯而勿腴。然則前日鹿脂。何伏
案自決。不以一截讓人耶。尋亦不復言。緩緩入花陰。

公子頗有情

昵其所好無不
天人者

尤物迷人一至
于此牢不可破

遠過亭後。寂不復見。公子心知為孤。而深艷其美。又
憐其慧黠。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聞叩戶聲。詰之曰。
開門。自分曉。底用多問。音嚶嚶如鶯。驚知為女至。大
喜。即啟戶納之。異香滿室。諦視之。妹麗絕倫。真天人
也。相與把握甚暱。公子慮僮覺寤。女至榻前。以袖拂
僮面者三。却回曰。無妨矣。公子叩其所自來。女自言
蕭姓。與公子夙有緣。故來相就。公子神已迷。意已奪。
不暇致詳。遂與綢繆相得。無間黎明始去。自此無夕。

不至女好飲善談稽神語怪言多不經而枕席之間
孤不雅狂蕩無節半月後公子精神恍惚食減骨柴夫人頗
將為李生之續怪之而密詢不得其實嚴究書僮曰未見他異暗
 半月前睡即夢魘手足盡痠不能轉側至今無夜不
 然雞鳴方醒夫人大疑不復使公子宿軒中命從已
 宿是夜二更夫人與諸婢亦皆夢魘大恐而無如之
 何唯與諸婢媪輪環圍葉子坐守達旦無何段公歸
 夫人告以故公曰無譚今夜令兒從我宿因與宿齋

此猶不聽女子
 亦何剛復

中公勞頓着枕輒酣寢公子對榻卧瞬息萬慮不安
 俄聞院中人語曰妹莫孟浪今夕斷不可往又聞女
 應曰前已有言勿復爾爾公子辨其為女子聲音急
 起擁衾坐女彈指窻櫺曰何不開門公子潛伏牕下
 低囑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迴避他日再謀會女笑
足徵連日八公子不事不濟
 曰今夜携得妙藥來何反自參商且尊大人焉得預
 兒媳事公子變惑已久無復踟躕亟啟扉段公已寤
 隔唯視之知為狐媚乃為寤以俟隨聞女子曰大人

何等靈異妄動
此狐誠少諳練

夜譚隨錄

卷之三

果在此宿乎。公子令禁聲。女子嗤嗤笑。徐至榻前。舉帷向公。將以袖拂公面。公驟起捉之。女大驚。擺撲欲遁。公子枕畔抽劍。急刺之。迎刃而解。化一黑狐。死牀下。衣在公手。如蛻然。移燭看劍。血不濡縷。誠寶劍也。公子啜泣跪牀下。請其屍瘞之。公笑曰。癡孩兒。見其異物。猶戀戀耶。憐其情切。即以屍與之。公子為具棺。衾瘞之後。圃次夜。聞園中哭者甚眾。移時始寂。旋失屍之所在。署中狐崇遂絕。公子後出仕為司馬。為他

事正法。段公亦恚忿而死。人多以為殺狐之報云。

蘭岩曰。諫而不聽。致罹敗亡。狐亦愚矣。情之所鍾。死不足恤。狐又足嘉矣。然觀其于李氏子。淡焉漠焉。則狐非情種。直淫物也。死不足惜矣。

戇子

謝梅莊濟世在翰林。備三僕。一黠。一樸。一戇。會同館諸公。就謝為茱萸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酒酣。一客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

友輩遺錄

卷之三

戇子

語

欲往而慮其作
梗者已早憚
憚字矣

自有亂命且見
轉于僕人奈何
不自加檢點

未免掃却高興

自有至理不意
出自僕人

不、能、應、之、如、此、

小人。往往如此。

既又慮憚者作梗乃白主人以他事遣之出令僕者
司閣而自往召之未至憚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率
四五妓童在門詫曰胡為乎來黠者曰奉主命憚者
願自厲聲曰自我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
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然散謝深銜之一夕燃燭
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酡黠者胸僕者再沽遭
憚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
損也多沽傷費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強領之既

詰得爽快

議論直出不避
忌諱讀字何等
便給何等見識

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
不吉謝因而怒命僕者行杖憚者止之復諫曰僕嘗
聞主言古人有羹汚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
能言而不能行乎謝遷怒曰爾欲沽直耶市恩耶對
曰皆非敢安也恩出自主僕何有焉僕効愚忠而主
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與天子爭是非坐
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蹤甘遷謫以如歸
主亦沽直而為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謝語

文章直錄

卷之三 憚子

三

唯黠者趨避最

一往直前悅聞

右用無用本自
各別然非至顯
沛流離之際方
且以承顏悅色
為大有用世人
可不早存卓識

塞謝之而陰愈銜之。由是黠者乘隙入○作用畢露矣。日夜伺其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罪下獄。不果。未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黠者逋矣。樸者亦力求他去。黠者○歲○寒○則○松○柏○見○懷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糧糗以從謝。乃喟然○得○不○歎○歎曰：「吾向以為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黠者有用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黠者有用也。遂養以為子。名戇子焉。至軍營居未

久而資斧告匱。鬻及裘馬。久之漸不可支。戇子曰：「荷火鎗出十數里外。獵取麋鹿獾兔為謝。謀而餐。一日逐一鹿入亂草中。蹶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燦然。數之得二十鉅錠。適千金。取之以歸。謝以咨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得知戇子所為。拊髀嘆曰：「沙漠烏得有藏金。蓋天所以旌義僕也。仍以金歸謝。召戇子。獎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塞外王侯皆加殊禮。及赦歸。謝官湖湘。戇子勸其勇

戇子
卓識不凡

退謝致仕。願養林泉。巖子壽至九十。無疾而終。咸以爲忠義之報云。

蘭若曰。直言不避。終始如一。此其所以卒享壽考也。彼奔走逢迎。不顧名義。一旦失勢。卽引避而惟恐禍及。誠小人作用耳。寧獨僕人也乎哉。李伯瑟曰。往古今來。此三種人。盡之却。被一枝筆。描寫無遺。樸者。猶可恕。黠者。直可誅。而巖者。不朽矣。

某馬甲

情景凄涼令人酸目鼻

馬甲某乙居安定門外營房中。貧甚。差役多悞其佐。領遣領催某甲往傳語。亟出應役。不則必斥革矣。甲素與乙相善。卽往見之。入門。馬通滿地。破壁通隣。屋三間。稍隔一間爲臥室。妻避其中。時際秋寒。乙着白布單衫。白足。跋決踵。鞵甲一見。惻然曰。弟一寒如此。哉。因致佐領語。且曰。料弟貧苦。我歸見牛象章京。卽當爲緩頰。但曰云暮矣。不克入城。舍此無信宿處。

此等豪舉不獲
多見世風不古
可憫也夫

作怪之極鬼物
欺人乃至于此

解衣付之曰弟應久不舉火詎可以口腹相累此衣
可質錢四五千姑將去市肉沽酒來消此寒夜餘者
留為數日薪水費幸勿外也乙赧然抱衣去營房去
而遠臘暮未歸甲獨坐炕頭寂無聊賴檢得鼓詞一
本就燈下觀之有頃聞房中哀泣聲知為乙妻苦貧
竊為感嘆間驚見一屈背婦人蹣跚入室至佛案前
塞一物于香爐脚下仍出戶去面目醜惡酷類僵屍
甲覺其異起視爐脚下所塞物則紙錢十餘枚深怪

苟非為貧所困
何為傷心欲死
致求鬼物是神
甘貧自樂難為
愚夫愚婦道也

之不禁毛戴付諸丙丁房中泣聲漸粗倍覺慘切潛
于簾隙窺之乙妻已作縊于梁間將自縊甲大驚不
復避嫌急入救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謝甲出坐
明間如芒在背前所見婦人又來覓爐下紙錢不得
惶遽之狀可厭甲叱之驚走暗處遂不復見索之不
得駭問乙妻見否乙妻曰彼靡夜不來來則我輒心
傷不克自禁轉念不如一死為快初不識其為何如
人也甲頷之曰冥念致邪苟能安命無作他想則此

夜譚錄

卷之三 某馬甲

庚

物奚其至哉。此後尚須慎之。既而乙歸，甲備述其事。似此乃真開。因勸曰：時衰鬼弄人，此處不可復居。予城中有屋數椽，携弟婦姑就居之。否則恐致殃也。乙夫妻感其誼，乃移入城。後得無事。甲白諸官，聞而異之，因亦憐而宥之矣。

蘭岩曰：貧苦至此，殊為可憐。乃鬼復乘此而謀替代，寧真真中一任鬼魅作祟耶？救其死而屠以安宅，所謂良朋者，甲豈少嫌哉？

此法公甚惡甚

米薈老

康熙間，總兵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醜，悉貯布囊中。四金一囊，中人收買。三原民米薈老，年一十，未取，獨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導入營，令其自擇。米薈老囊揣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逆旅，啟視，則闖然一老嫗也。滿面癡蒼，年近七旬。米薈老恨無及，默坐榻上，面如死灰。無何，一斑白叟控黑衛，載一

設想便癡

絕倒

天下事每犯此相反

偏又不多費

以此傲人不顧人之難知庸知天下事多變動不測者乎

福真趣人

柔能可憐

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于槽。即米之西室。委裝焉。伯與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叟自述。劉姓。蝦蟆注。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四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齒太穉。幸好顏色。歸而著以紙閣。蘆簾亦足以娛老矣。米聞之心熱如火。惋惜良深。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念借他人酒盃。漢自已壘塊。計亦得。乃從之去。編俟其去遠。蹀躞至西舍。啟簾入。女子方掩面泣。見姬乃起。歛衽。秋波凝。泪態如雨。浸桃花。姬詰其山女。

天下如此者豈少也哉。恨不能叩鳴洞以問其由來。

此媪若貴流。念是何取意。豈其惜玉憐香。獨此溫有見心哉。仰

曰。奴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逼欲淫污。奴哭罵羣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細思。不如死。休是以悲耳。姬嘆曰。是真造化小兒。顛倒眾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且無端窘一少年。心亦何忍。適見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况老夫女妻。未必復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寢。待明日五更。爾與吾家少年郎。早起速行。拚我老骨頭。

人所同然乎

與尚在夢中

致省思

與老翁同就于木。勿悲也。女脚踰不遽從。媼正色曰。此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即解衣相易。女拜謝。媼導入米房。以被覆之。囑勿言。乃自歸西室。蒙首而卧。二更後。與米皆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老媼也。米訝曰。汝何往。媼止之。令禁聲。旋入室閉戶。以情告之。米且驚且喜曰。雖承周折。奈損人利己何。媼哂曰。不聽老人言。則郎君棄

此時復何能為

擲一小娘。斷送一老翁矣。于八何益而可已得無損乎。米首肯。媼啟余促女起。囑之再四。米與女泣拜。媼止之。囑早行。恐叟寤。老身從此別矣。即出口去。米亟束裝。女以青紗幘面。米扶之出店。店主入曰。無乃太早發。米漫應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遁去。翌日。叟見媼大驚。詰知其故。怒極。揮以老拳。媼亦老健。撈掠不少。讓合店人環觀如堵。叟忿訴其冤。欲策蹇追之。聳者無不粲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而遁。豈肯復遵

夜話隨錄 卷之三
四二
大路以俟汝追耶。况四更已行。此時走數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汝苟自知而安分者。竟載此姐以歸。老夫老妻正好過日。勿生妄念也。曳癡立移時。氣漸平。味主人言大有理。遂載姬去。迄今秦隴人皆能悉之。蘭岩曰。姬為米謀。亦云忠矣。然亦天假之緣。故爾易易世之極盡心力。而卒不能有成者。豈少也哉。安得此姬徧天下而調停之。

韓生

宜君諸生韓某年二十。姿質韶秀。讀書于玉皇廟之。後閣。服役者一小童而已。一日童送食上閣。見生暝且危坐。寂然不動。以兩指夾書一葉。似欲番閱者。亟喚不應。童心悸。呼道士入閣視之。皮肉已寒。氣已絕矣。道士大駭。告其家。家唯孀母並一姊。聞之驚遑失措。急至閣。撫尸大慟。鳴諸官。邑宰劉公。士夫往相之。一無傷損。唯陰囊癰起如猪脬。陽具青黑。堅硬如鐵。自臍下中分一綫。直至肛門。紅似胭脂。老于作作行。

不言四金
卷之三
四二
者皆不能辦。訊道士及童實不知情。大索閣上亦無
可跡。遂成疑案。事遂寢。後廉知生小有才。而漁色無
厭。故有是報。

蘭岩曰漁色者宜敬是哉

